

后花园诗丛

THE KEY TO THE SOUL

灵魂的钥匙

聂作平 /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THE KEY TO THE SOUL

灵魂的钥匙

聂作平 /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灵魂的钥匙 / 聂作平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 10

(后花园诗丛)

ISBN 978-7-5360-8049-2

I. ①灵… II. ①聂…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9230号

出版人：詹秀敏
策 划：远 人 王 凯
责任编辑：王 凯 安 然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书 名	灵魂的钥匙 LING HUN DE YAO SH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24开
印 张	9.25 6插页
字 数	150.000字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后花园诗丛”总序

中国新诗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进入现代主义创作后，历经几代人的开拓，尤其到八十年代，以北岛、舒婷领衔的“朦胧诗”横空出世，中国当代诗歌的面貌彻底摆脱“五四”以来的半文半白腔调。特别从第三代诗人开始，汉语诗歌步入既突飞猛进，又四分五裂的探索期。从九十年代至今，汉语诗歌在一方面获得发展空间的同时，一方面又陷入话语霸权的左右时期。但对诗歌来说，其内在的要求倒还不是依靠某种话语权来确立，诗歌的要求是内在的沉淀和诗人本身的沉静。在时代的喧嚣中，沉淀与沉静或许才是今天汉诗所需求的第一推动。

毋庸置疑，即便二者构成了第一推动，也不意味就能解决汉诗面临的所有问题。诗歌毕竟是文本的体现。现代诗发展至今，不仅汉语诗歌，甚至世界诗歌，都对诗歌提出了极为严苛的要求，就目前来说，表达的客观化、抒情的深度化、语言的真挚化、细节的新颖化等，都将成为当代诗歌的核心构成元素。特别在今天的汉语诗歌中，流于口水的粗制滥造之作虽能赢得一部分眼球，但从长远来看，诗歌本身会做出自己严肃的取舍。我们相信，汉语诗歌的最终确立，将取决于部分诗人对诗歌本身的精益求精和全力以赴。只是，在众生喧哗的当下，很难要求每一个读者以专注的眼光来面对耳乱七音的当代诗坛。尤其在文学都被边缘化的物质化社会里，作为文学的王者——诗歌已被放逐。从深处看，诗歌的边缘化甚至不仅仅是我们面

临的文学事件，它还是一种道德上的沦丧标志。绝非危言耸听的是，诗歌的放逐是国家或者是这个社会灵魂的缺失。一种火种保护行为促使我们推出“后花园诗丛”。在很大程度上，诗歌在文坛的边缘化已经使诗歌成为鲜有人光顾的“后花园”，但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美诗人帕斯的话来说，诗歌读者又永远会是“无限的少数”。我们等待或者面对的就是这些无限少数。对他们来说，只要进入，将发现其中的惊喜和汉语的表达之美。与此同时，它还意味一种被种种原因所遮蔽的文本开始获得化蛹成蝶的突破。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和诗人们的共同努力，将“后花园诗丛”打造成汉语诗坛最令读者期待也最令诗人们信仰的品牌。

自序

回到心灵的诗歌

世事一场大梦。成都平原的初夏，蔷薇花期刚过，栀子香味正浓。无端数夜疾雨，雷声隐隐，风过如啸；白日里，却又阳光晴朗，满园绿色深沉从容。在这个急剧变化的季节，我正在于一件相当古典的事情：整理诗集。

时光匆匆，人生不过白驹过隙。恍兮忽兮之间，作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一代，我即将走向知天命之年。尚记得三年前，一个朋友举办他的五十大寿时，很有创意地将其命名为期中考试。那么，我也将面临期中考试，我也将检点自己的前半生。

这四十多年间，我的个体生命从婴儿到儿童，从儿童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我的安身之地，由乡村而小镇而县城而市区而省城；我的职业从学生到秘书到编辑到自由写作者。这些表面的变化看起来差异起伏，但骨子里真正的东西却没有多大变化。窃以为，总结前半生，其实无非六个字：读书，行走，写作。

读书既是充电也是娱乐；行走让我知道世界上与我不同的他处生活；而写作，它带来必需的金钱养活我与家人，带来必需的名声满足可爱的虚荣心。像许多人一样，我的写作也是从诗歌滥觞的；并且，在最初的好多个年头里，诗歌虽然不是我的唯一创作形式，却是主要创作形式。从发表处女作的高中时代——约在1987年，到参加工作后的1996年，偶尔为之的散文外，诗歌一直是我的主要创作形式。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

是把我当作诗人来看待的。或者说，文坛——如果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鬼东西真的存在的话——之所以知道我，也是因为诗歌。我记得，1994年、1995年的诗歌写作高潮期，我一年能在《诗刊》《星星》和《诗歌报》等主要诗歌刊物发表十来篇组诗。

多年来，我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前些天翻检旧日记，我惊讶地发现，十多年前的1997年到1998年间，那是我生命中最绝望的时期，一方面大量写报纸副刊短文为稻粱谋，一方面却大量写诗。几年后，当生活有了转机，报纸副刊短文固然不写了，但诗歌，也同时渐渐淡出。我搞不清这里面都有些什么样的深层原因，但可以坦承的一个事实是：我离诗歌越来越遥远。其情其景，就像一条原本水量丰沛的河流，流着流着，突然变成了涓涓细流，进而渐渐消失。于是，后来人们已经不把我当作诗人，而是当作作家或者学者来看待了。

这种遥远，既是有意为之，也是无意为之。所谓有意，比如我很少参加诗歌圈子的活动。多年来，诗人们一直有拉帮结派，互相捧杀或棒杀的传统，对此，我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我明白：真正的诗歌不是依靠圈子能捧上天或打下地的。所谓无意，则有两个方面，其一，诗歌毕竟是一种有缺陷的文体。有许多内容，我们无法用诗歌来表达，而我又向这个世界表达的冲动，我就得选择诗歌之外的其他体裁。但是，我固执地认为，诗歌有局限性，诗意却没有局限性。在任何文体之中，你都可以而且应该注入诗意的元素。其二，写来写去，如果没有突破，那也只是量的积累。如此批量生产，哪怕一年写一千首，其实也等同于一首。

所以，我离诗坛很遥远，我已经有好些年没有发表过一行诗了。没发表，并不等于没有写。事实上，我仍然在写。只是，与当年的疯狂相比，现在比较平静，一年的产量大概不超过十首。这些诗，没想到要拿出去发表。唯其如此，写作之时，心境是自我的、自适的、自足的。我原本只想写给自己，只想抒

一时之情而已。我可以不考虑他人，不取悦读者，只考虑自己，只取悦内心。我知道，到了这一步，我终于接近了诗歌的要义：诗歌是一种情不自禁的感动，是最敏感的内心向世界的主动坦白，它具备的是一种安静而浩大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我而言，诗歌就是一条内流河。但就像在内流河消失的地方，它曾经丰沛的河水转入地下之后，仍然在我们看不见的大地之下滋养万物一样，在不以诗歌为主业的年头，诗歌仍然一如既往地丰润我的创作。

我的生活越来越世俗，越来越不像诗人——记得，当年开始有媒体称我是青年诗人时，我曾经多么骄傲，那种巨大的眩晕，比今天接到美女的约会电话更让人浑身酥麻。

现在，我出没于这座灰白的城市，吃饭饮酒，喝茶打牌，间或去远方走一走。在这种世俗的生活中，我能感觉到最真实最生动的幸福。说实话，世俗生活给我带来的快乐，要远远超过诗歌。

然而诗歌依然是我生命中的永恒存在，比如在远行的列车上，我会写上几行；比如夜深人静，雨打窗棂时，我会写上几行；比如每年春节回老家，在弥漫着火药味和酒肉味的小镇，我同样会写上几行。其实这已经足够了——诗歌从来就不应该占据一个诗人生活的更大空间。诗歌更不需要诗人哭着喊着要把一辈子交给它。诗歌以前不是、现在不是、今后也不会是一种需要以世俗的幸福为抵押才能靠近的怪物。记得去年在某地开会，我看到当地出版的一本期刊的封面上，赫然印着这么一行大字：“为了诗歌，我愿意清贫一生。”当即，我表示反对。我以为，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如果它不能给它的创作者和接受者带来幸福、希望，而是只带来苦难、绝望，那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诗歌总让我联想起两个小故事。

故事之一：从前，有个人为了学习屠龙术，花掉了家里所有的财产，总算如愿以偿。不过，学成之后才发现其实没什么

鸟用——他根本没法找到可以一展身手的龙。

故事之二：音乐家弹了支曲子，乐盲问他：你弹的是什么意思？音乐家只好把刚才的曲子又弹了一遍，然后对乐盲说：就是这个意思。

诗歌既像屠龙术，也像音乐家自弹自赏的曲子。也就是说，我们时代的诗歌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奢侈的，缺乏实用价值的；第二，它是自我的，内心的，不足为外人道的。

因而如果有人要问：诗歌有什么用？我只能说，诗歌就像屠龙的本领。屠龙术有什么用，诗歌就有什么用。如果有人再问：这首诗是什么意思？我只能把这首诗给他轻轻地念一遍：就是这个意思。显然，在这个日益浮躁和喧哗的工商技术时代，诗歌已经与国计民生、与庸俗的或高尚的生活几乎呈完全不相交的平行延伸。它业已成为一门异常小众的艺术——幸好，我们依然得承认，它还算一门艺术。

在人们印象中，诗人常常是可笑的，不合时宜的——事实上也基本如此。就我所认识的诸多诗人、参加过的少量诗歌活动而言，你总能看到这些可笑分子的存在，他们要么以狂或伴狂来表达他们的特立独行，要么以不近情理、不事营生直接暴露了对现代生活的束手无策。幸好，我知道，这些人并不代表真正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也并不代表真正的诗歌。

这些年来，我的阅读旨趣日益个人化。大体说来，由文学转向史地，由当代上溯古代。诗歌毕竟是有限的，不论它的外延还是内涵。在文史，在地理，甚至在科技的阅读中，你其实更能发掘出诗歌本身所缺少的另一种更庄严更雄浑的诗性：浩瀚星空难以想象的庞大神秘，微观世界的一花一世界，人类走出非洲的不绝如缕，星球运行的惊人严密，几十个王朝前仆后继的轮番登场……这一切虽然都与诗歌无关，但其中所蕴含的诗性，却是任何一首诗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面对这种横空出世的天造诗性，任何诗人都必须保持永远的缄默。

是的，这是我的第一诗集。我知道，像我这种以诗歌写作

起步，二十多年后才出版第一部诗集的“诗人”，可能已经很少了。这似乎也是一个无意之间造成的寓言：在心中给诗歌留下一方小小的角落，这已经足够了。如何让诗歌真正回到心灵，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最人性的感动，要比任何单纯技巧上的探索更重要，就好比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如何走得脚踏实地，要比学会花样滑冰更重要。当我面对夏夜的星空和春天的花朵，忍不住突然有一种微微的心动时，我知道，我的确还是一个诗人，一个四十七岁才出版第一部诗集的诗人。

目录 | CONTENTS

自序：回到心灵的诗歌 001

辑一 眺望中消失

桑，桑 003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 005
家园三帖 007
王场 009
秋夜，读一本旧相册 011
与钟声一同抵达的燕子 013
黄昏的草坪 014
秋风吹过 015
康巴 016
这一年春天 017
折多 019
冬天已经过去 021
黄桷坪的阳光 023
腊月：归家 025
九月四日夜：仰望星空 026
春天，我种下三株苦楝 027
在沙河堡 029

冬夜 031
一月二日的阳光 033
旧居 034
旧画报上的女明星 036
梦见马群 038
有时我会感到一阵苍凉和温暖 040
安溪 042
乌鸦的影子 044
建筑工地 046
夏季的眺望 048
雨夜抒情 050
长冲 052
鸟儿已经飞过 054
婴儿车 056
守夜人 058
地图册 060
讣告 062
自贡：秋天记事 064
城乡接合部 066
午夜的花园 069
黄昏的书房 071
我听见大风刮过城市 073
路过 075
大地呈现花园和种子 077
在南方 078
逝者：关于一条河的想望和回忆 080
祖国 082
美人：玛丽莲·梦露及其他美丽的人 084

辑二 颂词与挽歌

大地诗篇 089
午夜，一个婴儿的降生 090
有一些痛楚我无法忘记 092
仰望星空 093
练习曲 094
腊月，在乡间写作 095
一个盲孩子在拉琴 097
又一次看见街心花园 099
读史：隋炀帝 100
在八十年代成长 101
我再也不能和去年的鸟儿一起飞翔 102
寂静的生活：生日之书 104
记住这生活的安详 106
在凌晨穿越一座城市 108
大慈寺的黄昏 110
秋风中的杜甫草堂 111
站在阳台上等待天明 113
当春天来时 115
赵化 116
夜行 117
府南河的冬天 118
街子 119
北门 120
双鹿：青山岭下的小镇 122
刘光第故居 124
在晚明 126
火车上与远人对饮 128

祖坟 130
老亲戚 132
火车上看见一座村庄 134
人过四十 136
杜甫，秋日还乡 138
梦见苏东坡和三苏祠 140
回到宋朝：我渴望过的宁静生活 142
过桃叶渡怀李香君 145
老院子，一种假设的生活 147
给儿子 149
今年的紫薇 151
一个女孩走过大街 152
突然想起 153

辑三 一生，或者一瞬

一生中的四个瞬间（组诗） 157
灵魂的钥匙（组诗） 160
歌谣以外的村（组诗） 173
尘世：朗诵或独语（组诗） 176
生者对死者的访问（组诗） 182
在人间（组诗） 189
辞章（组诗） 200
后记 206

辑一

眺望中消失

桑，桑

明亮的桑叶，干净得像谁的身子
我在叶下小声做梦，小声清醒
紫红的桑葚倒流出童年
和记忆中那盏硕大的灯笼
……谁曾挽着我在桑树下奔走
谁就将是美，和我心口永远的痛

这桑叶！锯状的边缘
温柔得像一阵清风，一场小麦的低语
在四月，在子规唱累了漠漠田野
回来！从一只银丝的茧
谁又唤回了白胖的蚕儿？
桑叶，且行且止，半梦半醒
涉过安溪回家的，是一支古老的蚕歌
向后悠扬的尾声

这是故乡真实的一幕
一个女子，手扶桑枝
和落花深处的篱门。她要涉水回家
她要在丝绸光洁的日子
成为我的小母亲